

樂住北區

最近因家人關係，我從市區搬到了北區居住。雖是路途遙遠，但綠樹成蔭空氣清新，城市設計也佳，除了車程長了，生活還是方便的。這裡跟港島、跟九龍市區有點兩個世界，生活方式和習慣有點不一樣，讓我充滿新鮮感。

網上行騙

令我意想不到的，香港最北的一個機場巴士車站竟這麼旺。每朝機場巴士駛上水火車站對開的車站，等候的人往往三、四十人。接近農曆年的日子，是六、七十人，一輛巴士接載不了，因行李太多，且大家都不願站一個多小時。大部分是從內地不同路而來的旅客，當中也有不少外國旅客，前往香港機場轉乘飛機。只幾十步之遙，便有便捷的專線巴士到內地，人龍也終日見首不見尾。這是香港的陸路樞紐吧！

跳出框框

蒙妮卡

網上行騙

劫新聞特別多，突發記者忙得忙得昏天暗地，暗：大案如蒙臉賊持槍劫銀行或金舖，小案如持刀匪在後巷劫錢包。記者為了搶先到現場，採訪車甚至停泊彌敦道和旺角等銀行區，靜候劫匪出動。



深圳大型商場——萬象城。

現在買東西，別說在香港，無論是歐洲、美洲，許多用品都生產自中國。深圳買東西的方便是許多物品都集中在專門的大型商場，如布城、家居廣場等。剛過去一個周末，我便在書城閒逛了半天，背着較香港廉價的書籍上火車回家。

民間私人講學

我成立了「廣府話保育協會」，旨在推廣廣府話來傳承華夏文明的工作。多點示範用廣府話來讀中國文學經典，並有簡單解說，製成影片放到互聯網上。這樣做應有盡有，我們這些義務工作不收錢，但是觀眾卻要求多多。有人說我講解不夠簡潔，應要早入正題；有人說字幕沒有音標；有人說沒有配音樂；有人說要加動畫！可惜本會長期缺錢，怎能如此豪華？

個多月前，有旅居加拿大的華僑要我讀讀文天祥的《正氣歌》，文天祥是宋亡三傑之一，這首五言古詩有德育之功。另兩傑是張世傑和陸秀夫，名氣不及文天祥，主要原因當是這首《正氣歌》。

送「窮神」

大年初五迎財神，這一點國人都曉得。每每到年初四晚上，就有不少人迫不及待地開始放鞭炮了，生怕財神爺被人家搶了去。做生意的人家則請來財神供奉，燒香點燭，祈求財神給自己帶來財運。而大年初六送窮神，則很少有人清楚了，一是送窮只盛行於北方，其它地區並不流行，不像迎財神那樣普及；二是富裕起來的國人一心只想炫富，很少有人願願窮，送窮自然就冷落了。故而當今大年初六送窮神幾乎絕跡。

這可頭痛得很，廣府話保育協會「字幕部」主管放長假，會長不想再學配字幕，錄音容易配幕難，只好實話實說，請那位華僑稍等。過去也有此類說支持我的工作，但一說到請幫忙做義工，總是作鳥獸散。然後有一位在南京唸大學的小朋友，來信要用粵語讀先秦經典，並附上他按著我示範的《千字文》依樣葫蘆，問我讀得怎樣。聽上去，當然會有些許時在香港聽外國人講廣府話，但是遠在南京，不看港劇、不聽港曲、從未到過嶺南的朋友自學，已經算很不錯。我仍然是回覆說錄音容易，配字幕難，經過「談判」，這位主修電子工程的小朋友願意幫忙配字幕。這也算是一樁公平交易。後來翻查電子留言的紀錄，原來他早幾個月前已問過，看來他真的希望聽到用廣府話讀讀古文，可能考慮過之後，還是「撥冗」幫忙，畢竟他今年已經大四，要準備畢業和升學的事。

這真是天降福將！但是小朋友說，最好只給他先秦經典的錄音配字幕，漢代以後的詩文沒興趣，怕做起來沒勁。我便說，不能只照顧你這類已有基礎的，「廣大」（其實不知有多大）讀者聽眾要從唐宋以後的詩詞文章入手。經過「友好氣氛」下的談判，我們協定大約七三開，七成先秦，三成漢以後。我這個會長也不得自由，「字幕部」新主管的權力比我還大。雖然太阿倒持，起碼有「功課」可交。癸巳年底，先播放《正氣歌》和《木蘭辭》。正式宣佈：廣府話保育協會的民間私人講學，在甲午年重生！

送「窮神」

不朽名篇。大文學家韓愈曾寫過一篇自嘲式的《送窮文》，因原文太長，不便轉載，只談談文義，韓愈認為被五個窮鬼纏身，這五個窮鬼分別是智窮、學窮、文窮、命窮、交窮，使他一生困頓。因此他決心要把五個窮鬼送走，不料窮鬼的回應卻詼諧有趣，說他們忠心耿耿的跟著他，雖然讓他不合於世，但卻能幫助他獲得百世千秋的英名。韓愈寫「送窮」，實則是「留窮」。從《送窮文》裡我們看到了充滿坎坷、憂慮一生的韓愈，其實，一個人沒有生活的磨難就難以理解生命的真諦。因為每一次的磨難都是人生的一筆財富，是智慧的積累，從這個意義上講，窮也並非都是壞事。《送窮文》之所以使眾多文人產生共鳴，大抵在乎此。「非詩能窮人，窮者詩乃工。」

宋明兩代也留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送窮詩篇，其中文人巴淡《送窮鬼》一詩裡不僅提到送窮日期，而且還描述了送窮的形式：「正月月盡夕，芭蕉船一隻，燈盞兩隻明輝輝，內裡更有筵席。奉勸郎君小娘子，空去送窮鬼，空去送窮鬼。由此可見送窮是我國古代民間一種很有特色的歲時風俗。明朝文人陳耀文《天中記·晦日·送窮鬼》也有關於送窮的記載：「高陽氏子瘦約，好衣弊食糜，正月晦日巷死。世作糜，棄破衣，是日祀於巷，曰送窮鬼。」此時送窮仍然流行，只是流傳於各地的送窮風俗已有了很大差別，集中表現在送窮的時間和方式上。」



迎財神。 網上圖片

清代著名詩人周壽昌常常喜歡與文友對詩，一次除夕之夜，他與文友吳淮吟詩作對，吳淮所作：「感汝纏綿三十年，茲行海嶼又山巔。柳船無力桃符惡，珍重高牙大宅邊。」周壽昌笑謂吳淮，你的詩如此多情，「窮鬼不忍捨君而它適也」。吳淮亦哈哈大笑。周氏便作起了送窮詩：「家家都放霸王鞭（炮仗），送去窮神路八千。此去更無相見日，要來你也沒盤纏。」此詩寫窮字盡相窮形，大可噴飯。從前有很多文人的確真窮，「四顧徒餘壁，一床空有書」。清朝林茂之「年八十餘，貧甚，冬夜眠敗絮中」，自家詩作有句「恰如孤鶴入蘆花」。另一位方爾止：「積雪初晴鳥曬毛，閒攜幼女出林皋；家人莫怪兒衣薄，八十五翁猶媿老。」然而，這些窮文人窮得有志氣，不媚上不媚俗，憂國憂民，矢志不渝。送窮各地風俗雖不盡相同，但大同小異，目的都是將窮神送出家門，反映了人民希望辭舊迎新，送走舊日貧窮，迎接新一年的美好生活的傳統心理。

新春新希望

馬年新春，開工大吉，今年屬馬年，馴服的馬是人類好朋友。香港人尤喜歡馬，事關香港有賽馬活動，以小小的本錢投資買個「希望」。一個星期跑二天馬，馬迷有二個希望，爽，爽！就算買不中，「希望」不會幻滅，還可期待下一次幸運之神降臨。新春新開始又有新希望！新年傳統習俗隨着年代變遷不少已在改變了。香港以及內地不少地區禁止燃放炮仗，所以，幼時時時印象深刻的對聯「爆竹一聲除舊，桃符萬戶更新」當下已不見，在香港包括新界幾絕跡了。不過，寓意吉祥教人感悟的揮春卻依然流行。只不過「手寫揮春」不是沒有市場，而是能寫一手見得人的毛筆字者少之又少，相信當下時興電腦打印，練毛筆字接班人愈來愈少。印刷精美的揮春仍受歡迎，且成為公關廣告品。行家券商印利是封、福袋、年糕贈客戶，不忘設計印刷品包括揮春和揮春哩！證券生意競爭大，揮春也要落本生意。講到揮春，馬年當然是「馬首是瞻」，駿馬當主角。「一馬當先」、「駿馬騰升」、「馬到功成」、「馬年行大運」、「馬年吉祥」……值此君拜年。禮多人不怪，接上吉祥語向諸多多益善。請問您最喜歡哪句吉祥語呢？新年來我家拜年的親友送上祝福，句句都接上。若講到我最歡迎的心願話是甚麼呢？身體健康合用。人生在世，平安是福。可不是嗎？想起兒時，過新年也見來拜年親友川流不息，我和家中小孩最是快樂，皆因有利是拉。拜年之親友人人手都帶備拜年賀禮，糖果臘味，幾乎是指定禮品，有些親友還送上家鄉的「茗茶」。好客的母親從歲晚忙到新春日頭，她是烹飪能手，蘿蔔糕、年糕、馬蹄糕、芋頭糕等，「糕」與「高」音同，新春吃糕，芋頭糕等，步步高陞。迎賓少不了的賀年「全盒」，全盒內的糖蓮子、糖冬瓜、瓜子等還有煎堆仔、核桃、馬仔、油角等，而最受小朋友歡迎的是朱古力糖和蝦片、薯片囉。

新的一年，請藏好自己

新春大吉，給大家說個吉祥話，祝各位平安、喜樂、藏好自己。最後一句，估計有人不屑、不解，但事實卻是，在飛速發展的網絡時代，要想藏好自己是一個課題。一切源於小狸近期無意中看到的兩個帖子，主題驚人的相似，都是「人肉搜索」，內容均堪稱神級。其中一帖，是有人對某張「美女出遊照」中的「萌妹子」甚感興趣，遂決定找出這名中人，而唯一線索就是一張照片。據說，高人先是用Google的圖片搜索功能，然後用百度的人臉搜索功能，找到照片最初張貼的地方，然後從起始地找到張貼者的ID，再利用搜索引擎搜到ID，遂在一個遊戲網站找到該ID的網名，又在另一個論壇中發現其真名和QQ號碼。通過QQ號碼，高人聯繫到該QQ的主人，知道其原來是相中萌妹子的老師。高人遂扮作另一家學校的職員，與老師QQ聊，不一會便獲得了女生的就讀學校和聯絡辦法，隨後順藤摸瓜找到了女生的住址，並親赴該地，利用路由器截取了該女生無線網絡的通訊……後面的故事，高人沒有在網上更新了，但人心中都早已出了一層白毛汗。第二個案例中的女主角更悲催，她根本沒有露臉，只是在論壇上曬了一組新買的鞋架的照片，就被人一步步推理最後公佈了姓名、年齡、職業和住址。具體過程應得：鞋架照片貼出後，引來一批無聊的柯南控（少年偵探，日本著名動漫畫片），先是從地板的新舊、冰箱的樣式、鞋架的簡陋程度，推出樓主是在北京央視附近租房住；然後從鞋架上的鞋都是平底運動鞋等細節，推出樓主是體育專業畢業、現任非文職工作；從樓主的用詞推出是央視的外編記者、未婚；從樓主簽名推出星座；從樓主已推出名字中的字音；又利用搜索引擎搜索ID，找到該樓主的微博和求租帖，進而完全描繪出樓主的全部真實資料……其實，在此之前還有更著名的案例，就是有網友憑借明星王路丹貼出的兩張照片四句話，用四十分鐘就推理出她的具體住址，着實嚇煞了一大批微博控明星。而這，在今天的網絡技術下更是易如反掌。說白了，在這個網絡時代，沒有人能踏雪無痕，但有意識地注意腳印和全線目的亂踩還是會有巨大的差別，這個差別就是安全系統。各種暴露狂在爽歪歪發自拍的時候，一定要知道這張貼照片除了自己還有什麼；各種試用狂在欣欣然把玩新軟件新功能的時候，一定要知道這當中可能隱藏的風險。要藏好自己，實在是一件越來越挑戰的事情。

交通工具憶舊

在報章上看到描述香港百年前的交通工具，具軼事，圖文並茂，頗具趣味。余生也晚，當然沒有經歷過早期的交通工具。據說十九世紀末年開始運行的山頂纜車，居然前座兩個座位有鋼牌標明「此座位留予總督閣下」，實在匪夷所思。當年汽車已經發明，貴為總督，竟沒有專車。即使沒有專用汽車，也可有專用轎子，以供由山頂乘轎上山之用。我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到港工作，在跑馬地半山上的培僑中學任職。當年培僑位於樂活道六號的半山上，現已改建為豪宅「比華利山」建築群。乘跑馬地線電車到樂活道，要爬上全條斜斜的樂活道，再進入利園大廈，起碼相當於上天爬四五十層大廈。但當年富力壯，爬上毫不吃力，而且可作為一種日常運動。許多學校的老校友也十分懷念這條長斜的校道，成為歷史的共同記憶。那時候，在樂活道旁，或在另一端有保良局的連道邊，都有幾頂轎子伺候，以供不良於行的老

生活語錄

吳康民 過轎子出入，現在當然早已成為陳跡。至於人力車，在當年也相當普遍。尖沙咀碼頭和油麻地渡輪碼頭，都有人力車排列候客。尖沙咀地區也有不少，專候外國遊客。至於人力車還有沒有，沒有去考究，大概是很少了。那時候已有了的士，但不多。的士居用的是德國奔馳（賓士）的豪華車，因為日本車還沒有進入香港，而且是我學駕駛汽車的那一輛教練車，牌子是日產「藍馬」。至於樓下巴士，都分頭二等。電車分別的是樓上樓下，巴士則是車前車後。車前是藤椅為頭等，後座是木板椅，算是二等。有趣的是電車分頭等與三等，並無二等。今天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地鐵不分等級，算是平等多了。如果有一天，航機也不分等級，把位子擴闊一點，不要讓經濟客位擠迫得很不舒服，那就是「天下為公」了。